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吳　沈欽韓撰

溝洫志攷二

王延世使塞

元和志王莽河西去魏州貴鄉縣三里古堰今名檿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金隄王延世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愜當人情故呼之愜山華陽國志漢史按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柯之資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隄謁者

三十六日河隄成

元志歐陽玄爲賈魯作至正河防記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宋志熙寧初李立之請引河東坑劍生隄三百六十七里）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刱築修築補築有刺水隄

有截河隄有獲岸隄有縷水隄明志工部尚書朱衡言截水隄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惴悍安可以一隄當之縷水隄則兩岸築隄不使旁潰始得遂就下之性有石船隄

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闌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薤拄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㴬也其濬故道深廣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見九章算術商功篇又劉徽序九章云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側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勾

造重差幷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按此即今之海島算經也其捌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宋志垂木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其修築補築亦用椿木草土相兼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二里一百三十步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

者從鋪廣一二十步長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
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𥻦大絳
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上以草數
千束匀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槖而納之丁夫數千以
足蹋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
聲力舉用小大推梯卷成埽大者高二丈又用大索轉
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隄立踏或挂鐵貓大橛
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
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
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不動搖

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奄埽以壓先下之埽
量水淺深壘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閒至竹絡高二
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
旁並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樁上東
西兩埽上以草土築爲埽臺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
即以竹索長數百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閒俟
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挂隨以管心長索遠
置數十步外鐵貓大樁曳而繫之再以草土修成隄又
以龍尾大埽密挂於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
七十步南北中廣四五十步自顚至趾通高三丈八尺

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並剏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是秋八月二十九日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涌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船

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檣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繩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繞船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岸橛上每絙硾二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板釘合復以埽密布板上二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梢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梢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在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暴增即重樹水簾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草土隨宜塡垜以繼之石

舩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洗餘船後草埽三道並舉竹絡盛石置樁繫纜一如修截水隄渋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大埽約高二丈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尢艱薄龍口喧豗猛疾觀者股弁十一月十一日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四前後繫出水管心大索以錮其勢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石轆軸穴以立木如比櫛埋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

橫木上密挂龍尾大埽便夏秋潦水冬春凌簿不得肆力於岸通用物料價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 按劉大夏治張秋決河亦用石船隄法

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塡淤反壞之害

宋志黃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壟麥結秀穗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水朔野山谷冱寒冰堅晚泮盛夏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并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

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薍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𣷭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停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

則黃濊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濊土霜降後皆沙也
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免其外繇六月也宋食貨志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
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閒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
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河渠志大觀二年工部員外郎
趙霆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
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破產今春滑州魚地埽合起其
役常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
有羸餘乞詔有司應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爲永法宣和末饋
餉空乏詔天下並輸免夫
錢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 按漢慮不償其庸而免其外

繇求反利其值而橫爲箕名蓋仁不仁之政懸絕矣

患底柱隘可鐫廣之

元和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峽石縣東北五十里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旣決河出其閒有如於門故亦謂之三門白樂天集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閒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栰一入鮮有得脫新唐食貨志開元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以通漕開山顚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

河隄都尉許商

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過楊虛縣東明志德州平原縣北有楊虛城商河出焉元和志滴河在德州滴河縣北十五里漢成帝鴻嘉四年河水泛溢爲害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字爲名後人加水爲滴按許商沮孫禁開通篤馬河之議其前又議不浚屯氏河致河決館陶彼之於河渠了無措置如此商河之傳派得名耳

令入故篤馬河

水經注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一統志土河在河間府甯津縣南二十五里相傳卽古篤馬河寰宇記馬頰河在滄州樂陵縣

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輿地志云篤馬河亦馬頰也九域志謂篤爲篤金史志樂陵縣有篤馬河宋志嘉祐元年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志前云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此云六埽未詳厥旨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即州貝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閼通大河入篤馬河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

可以無決溢之害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按此志孫禁
雖有是言而事未行不知宋韓贄何所據而云然自是
熙寧元祐閒主回河東流其禍始此
今見在成平東光兩界中
地理志勃海郡成平縣下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滹沱
非大河則班氏不以爲徒駭河也與許商各著所聞耳
後人競信商言亦過矣宋志徽宗初河北轉運兼提舉
河事張商英請開木門口泄徒駭河寰宇記云徒駭河
與滄州清池縣相接古木門城在縣西北四十六里今
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

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

在九河南篤馬河

胡渭曰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

許商云然

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

宋志李垂言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

疏之今考圖志大河並在平原西北且河壞澶滑未至

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

齊與趙魏以河爲竟

說苑臣道篇齊鄒忌舉田子居爲西河而秦粱弱田敬

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
東漁於河趙策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
齊中山同之魏策蘇子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
卷衍燕酸棗蓋齊竟西北趙竟東南魏則三面跨河南
連鴻溝也
湛溺自其宜也
元史志仁宗延祐元年河南行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
汙地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
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

宋李垂以爲伯禹故隄寰宇記鯀隄在澶州臨河縣西十五里自黎陽入堯命鯀治水築隄無功又鯀隄在貝州清河縣西三十里自宗城縣界來又鯀隄在歷亭縣東三十五里明志元以恩州治歷亭縣省入明爲高唐州恩縣又相州安陽縣下鯀隄堯城築以捍孟門一統志金隄在大名府元城縣舊府城北十九里南自滑縣接界繞古黃河歷開州清豐南樂大名元城東北接館陶界又禹隄在東昌府博平縣西三十里

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

明志大名府濬縣漢黎陽縣東有大伾山按此水經注之黎山隋志

以爲大伾山沿誤耳正義引括地志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西南有同山西北有黑山宋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潬正如河陽官本訛譚按元和志河陽縣有中潬城道浮橋架黃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朝廷喜而從之五年六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

州者賜名天成橋九域志寧熙三年廢通利軍以黎陽縣隸衞州宋志地理云元祐元年復爲軍政和五年升爲濬州則正在孟昌齡建橋之後也輿地廣記無黎陽縣元地理志云金爲濬州者並誤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八月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軍之東上詔云濬州此復言通利軍史文駁雜慮水溢爲害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按宋時河勢猶與賈讓言彷彿故引之錐指云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巒秀拔若倚屏障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與在大伾之東東北羣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凰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西南一里有浮邱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

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

郡國志縣有黃澤水經蕩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

元和志在相州內黃縣西北五里

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寰宇記金隄在澶州頓邱縣北十里上接清豐下入南

樂縣界清豐南樂並魏界明屬大名府

激使東抵東郡平剛

接地理志東郡無平剛縣郡國志東郡陽平有岡成城

一統志在東昌府莘縣西或即此也又趙世家敬侯四

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剛平秦策趙

案齊魏築剛平衛無陳野詳此則剛平衛地正義云剛平在河北非也衛文公東徙渡河久矣平剛疑當為剛平也方輿紀要平剛或曰在滑縣西南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元和志澶州臨黃縣本漢觀縣地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

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水經注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又東逕鄄城縣北河之北岸有新臺為盧關津

使西北抵魏郡昭陽

方輿紀要昭陽亭在大名府濬縣東北

泆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又是有棘津之名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一統志遮害亭在衛輝府濬縣西南五十里方輿紀要大河逕亭南又東至黎陽縣東大伾山北入開州

禹鑿龍門

通典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元和志縣北五十里禹導河至於龍門是也元和志絳州龍門縣因龍門山爲名黃河北去

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也王鳴盛後案曰上口孟門在今隰州大甯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西直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絳州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西與韓塘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辟伊闕

方輿紀要闕塞山在河南府西南三十里亦曰龍門山亦曰伊闕山志云山之東曰香山西曰龍門大禹疏以通水兩山對峙石壁峭立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門

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水經注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胡渭曰河先合水而後至遮害亭遮與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

河謂之淇水口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

後書循吏傳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浚儀渠按水門用石蓋自景始河水注云漢安帝於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於岑於石門東積石以捍衝波則安帝前先有石門也又濟水注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

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

地理通釋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於海按通典禹貢衡漳入河處在今廣平府肥鄉縣

界水經注漳水東出山過鄴縣西地理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又廣平國斥漳縣應劭曰漳水出治北東入海觀賈讓言葢欲復禹貢衡漳入河之道李垂導河書亦云於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徽宗初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胡渭曰宋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張商英之議葢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卽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欲改從久淤之浮瀆商英亦非知水者也明志正統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爲一至肥鄉漳河在縣西北隄岸逼隘水

勢激湍以故爲民患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閒堙塞舊跡尙存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開置閘過水轉入而疏廣肥鄉水道則滏河水減可免居民之患衛河水增益爲漕舟之便從之漳水遂通於衛嘉靖初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便一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徙氣遂遷轉今於河陰原武懷孟閒道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沛患息而京師形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門入衛今道河

注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淸以抵京師且修其溝洫備旱澇限戎馬便三脩事霍韜大然其劃具奏不行六年光祿少卿黃綰獻治河議言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兗冀閒兩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義同江良材按綰說不詳良材之說欲改從衛河出河陰懷孟閒是欲於黎陽遮害亭之上倒挽河西行徙欲倣賈讓之言而實未能審誦其言霍韜參人苟欲立異宜其相契也

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

宋志元祐四年范百祿等言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

亦名潮河明志順天府寶坻縣東有潮河方輿紀要巨馬河在霸州北宋界河也界河東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張戎之論正合元史泰不華傳上言淮南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掃撼盪沙泥隨潮入海明志隆慶六年河臣潘季馴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關在安東縣東北一百里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時給事中李湅請多濬海口以道眾水之歸工力甚難

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

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

閻若璩云逆訛爲九水經注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葢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胡渭曰此不過借營州以證碣石而實與璜所言不同璜事在南岸故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

出塞數百里事當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爲勃海之由也道元所言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漢世波襄吞食地廣贊水卑耳之溪當同碣石苞淪洪波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絫縣地今爲灤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吞食南北裁數十里南岸所漸者漢漯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爲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洲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

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

冊府元龜四百九十七元和八年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準詔開衞州黎陽縣古黃河道從鄭滑觀察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歲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之半平詔諸將吏得

古河道於衞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
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之
乃於鄭滑兩郡徵役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
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引舊河以注新河滑人遂無水
患沈亞之集魏滑分河錄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
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河西南行
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
黎陽傍帥以其功尙可迹於是遣其賓裴弘泰請於魏
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春
秋隄防不爲固此將軍所明知也竊以黎陽西南其涸

堵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魏帥許之按所謂古河者未必禹之故迹當是宿胥瀆耳宋志紹聖三年轉運使趙偁言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隴六塔商胡小吳濮州埽名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

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
導之則無壅遏之患四年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
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
塘濼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梁書文學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劉杳血脈所因杳云
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
而推當起周代按藝文志厯譜類有帝王諸侯世譜古
來帝王年譜卽此周譜也

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蘇秦傳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魏策朱己謂魏王曰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韓非子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秦本紀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壞其王請降蓋秦之滅魏如朱己之料以前所指皆虛擬耳而王橫意謂決處卽白馬口恐非也紀年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而河爲宗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是惟河宗氏

浙江書局刊

楊振鎬校

丁立誠校

高培森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吳 沈欽韓撰

藝文志一

建藏書之策

文選注三十八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山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

總羣書而奏其七

隋書經籍志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孔子刪書別爲

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別錄七略各有其部推尋事迹則古之制也

校經傳諸子詩賦

文選注魏都賦風俗通曰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

錄而奏之

御覽六百六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劉向

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文選注）引多今東觀書竹素也一句按向上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

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周易疏子夏傳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不知誰加經字按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有經字王應麟藝文志攷證曰今易乾卦至用九卽古易之本文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

子發老屋得之按論衡正說篇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一篇按說卦釋文云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巛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王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不同

易傳周氏二篇

儒林傳云周王孫古義號周氏傳

服氏二篇

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御覽三百八十五會稽先賢傳曰淯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

楊氏二篇

武帝時五經博士之一經典敘錄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

蔡公二篇

五經異義王制疏引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按所

謂下邳傳疑本此

韓氏二篇

儒林傳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

王氏二篇

儒林傳王同授淄川楊何

丁氏八篇

儒林傳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今小章句是也經典序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　冊府元龜六百四　開元初禮部奏議荀勖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王

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

古五子十八篇

初學記文部 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淮南道訓二篇

初學記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書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御覽六百九 劉向別錄曰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 淮南人圖訓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思玄賦注引九師道訓曰遵而能飛吉孰大焉按此志作二篇與

總數不合明見十字也

古雜八十篇

按此即乾鑿度稽覽圖之等後書張衡歷言尚書詩春秋讖之繆妄而不及易則易說爲古書也又乾坤鑿度炎帝黃帝有易靈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注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疏云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鄭志答趙商云以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襄九年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杜預云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太卜疏引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

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按此蓋服虔注也禮運注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疏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御覽六百九金樓子云歸藏先坤後乾知是殷明矣歸藏既則殷制連山理合夏書按賈疏連山以純艮爲首據鄭注則漢時二易尚存其一也隋志云漢初已亡蓋見志無其目也志只云古雜者蓋年代汗漫雖有其書莫究其用亦未知適是周大卜所掌與否故存疑云爾孔氏左傳疏云世有歸藏易者僞妄之書不知隋書載劉炫僞撰者乃連山非歸藏也然如晉中經簿隋經籍志歸藏十三卷云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刊本訛注爲撰新舊唐志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鄭樵通志略司馬膺注十三卷今亡隋有薛正注十三卷

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蓍三篇而已郭璞爾雅注引歸藏兩壺兩榆之文邢昺疏謂出齊母經其非隋唐閒僞擬明矣御覽六百入桓譚新論連山入千言秦始本紀始皇卜之卦得游徒羅泌以爲連山卦此傳會也公羊疏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今按傳注所引似非四千三百言所能盡也賈公彥疏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路史注注云其卦又有明夷營惑耆老大明之類皆啟筮明夷鯀治洪水枚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紂枚占耆老曰不吉王應麟攷證曰傳注所引若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鳧鴛鴦有雁鵜鶘有白雲自蒼梧入大梁上有高臺下有雝池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漢昔女媧筮張雲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黃神將戰筮

於巫咸昔夏后啟筮乘龍飛以登於天皋陶占之曰吉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曰不吉昔夏后啟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昔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彊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遂奔月為月精按並見太平御覽蓋雜說古帝王卜筮之事疑如汲郡師春但取左傳卜筮事為書耳又說苑鹽鐵論引易皆本經所無亦古雜之篇也

雜災異五十三篇神輸五篇圖一

後書郎顗傳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蓋雜災異之流與京

房傳大略同又乾坤鑿度有萬形經制靈經之名蓋後人妄立名目以爲奇怪今古回換無以知之

孟氏京房十一篇

隋志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唐志卷同晁公武讀書志曰今其章句亡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有京房注也又否六五爻引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大脊象辭京房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新唐書曆志大衍曆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然此自其災異書非章句也御覽五經異義曰今易京氏說臣動

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以道厭妖國有披髮於野祭者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後書郞顗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注京房作易飛候隋志周易占十二卷王氏攷證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也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飛候九卷又飛候六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錯卦七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並云京房撰就其名目重複誕異不知誰所定也舊唐志有京氏周易四時候二卷京氏周易飛候六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錯卦八卷新唐志多逆刺三卷今僅存易傳三卷按儒林傳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然則京氏之

易託諸孟喜故志敘京房易而冠以孟氏然隋志又有焦贛易林十六卷（諸錄卷數並同）今見行而志不列焦氏以其無師法故不錄中祕或以京氏包之耳六十六篇內當有焦氏易林也晁氏讀書記曰京房易傳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

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宮之位以隱顯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滿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位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命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遊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按御覽咎徵部

又有京房別對災異

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朱雲傳充宗爲梁邱易

京氏段嘉十二篇

京房弟子所撰故冠以京氏學也儒林傳作殷嘉史記索隱引別錄易家有救氏注救乃殷之訛

章句施孟梁邱各二篇

隋志漢曲臺長孟喜章句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按阮孝緒時已殘缺則梁題十卷亦非完本梁邱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新唐書厤志大衍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疏引許愼謹案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

封三代而巳王制疏異義易孟氏說民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曲禮疏五經異義易孟京說天子有爵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詩干旄正義異義易孟京說天子駕六通典凶禮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按後漢書注丹治孟氏易

於是重易六爻

孔義正義第二論云重封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葢取易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攷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

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
言作者創造之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故
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按
連山之易說者言宓羲神農夏后氏不一故說重卦之
人各異要諸重卦不可謂始於文王

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孔氏第六論夫子十翼亦有多家既易經本分爲上下
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
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
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並同此說釋文梁武帝云

文言是文王所制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乾鑿度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辨終備云至哉易三聖注云三聖伏羲文王孔子則三聖之徵也班氏以前並如此說王充正說篇云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始牽繳周公馬融之徒因之孔穎達陸德明並承俗說劉禹錫集絕編生墓表云尼父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太極唐代老儒猶循古訓也

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

隋志云易初失說卦三篇按此則本未嘗缺葢承王充

之妄說也又杜預左傳後序太康元年汲郡有發其界內舊家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盖人間所用卜筮本無十翼耳

費高二家之說

隋志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新舊唐志費直章句四卷其眞僞未辨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易見後書儒林傳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按李氏集解有馬融說最爲膚淺不直鄭君一哂耳胡云相授耳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

衰按高氏本微據儒林傳乃謂京氏　按傳云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則費氏無章句明矣或後師爲之而荀勖之徒不別朱紫耳晁公武云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皆祖費氏文獻通考亦云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按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問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則合彖象等始自鄭氏詩正義馬融爲周禮之注欲省學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傳引經附傳是誰爲之按此蓋鄭本其師　不關費氏孔穎達又謂輔嗣之

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是漢魏
間注費氏本者其分析連綴宋人粗心誤言也隋志云
高氏亡於西晉傳云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王氏攷證曰釋文引古文如彙作曹翩作偏介作砎枕
作沈蹢躅作蹢躅繻作襦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志云五十七篇者書疏引鄭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
亡班據作志時少一篇故數五十七篇也按律厤志劉
歆三統厤引存八十二字此眞武成也隋志晉書祕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此近世所斥爲僞者計晉中府所藏亦當亡於永嘉時閻若璩古文疏證曰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卷異題者異卷如九共九篇同爲第四卷泰誓三篇爲卷二十三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其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泰當爲大如字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其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故爲四十六卷也然鄭注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實爲末卷孔則有武

成一篇篇自爲序已足四十六卷之數故不便以百篇序爲一卷宜相附近此遷就之詞爾王鳴盛尚書後辨曰眞書四十六卷僞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眞書三十四篇盤庚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其四十五卷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

經二十九卷

書疏云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其書得二十九卷以教按馬融云大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

得大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按論衡正說篇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并歸伏生不得云宣帝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故其後亦據而言之按孔氏自難自解於王充等所說亦不斥其謬妄蓋唐人多有持此論者故隋志竟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

獻之臨德明則云伏生二十九篇宣帝時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彼意竟謂以前未有大誓其二十九篇將兼序數之而史記周本紀所載不謂之大誓耶比孔氏尤疎舛閻若璩曰武帝建元元年大誓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室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知此篇出於武帝之前決矣

傳四十一篇

隋志鄭注尙書大傳三卷 顧彪音二卷 舊唐志惟云尙書暢訓三卷伏勝注新唐志題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卷按不云鄭氏注而云伏勝注則是未見其書而妄說

也一代史志憒憒如此反不若晁公武陳振孫輩能言其大略也按鄭君敘云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數子各論所闕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今本并略說爲四卷唐志之暢訓殆卽今之略說與

歐陽章句三十一篇　歐陽說義二篇

分出大誓二篇故三十一篇書疏引鄭書贊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則其學亦可知矣釋文引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者歐陽也賈逵以大夏侯尚書教授知此俗儒不斥夏侯家今見於許氏五經異義詩正義今尚書

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大宗伯疏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月令疏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詩正義左傳桓六年疏並引之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類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王制疏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又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名日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又白虎通論皆依歐陽夏侯三家之說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但不分別三家無以辨之積漢輿服志永平二年初詔有司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按五經異義亦有古尚書說儒林傳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劉歆移博士云膠東庸生之遺學此西京時當已有古尚書說以不立學官故棄而不收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夏侯勝受於夏侯始昌勝傳從兄子建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書疏云夏侯等書嵎夷爲嵎鐵昧谷曰柳谷吳志注虞翻議鄭氏改柳爲昧謂此然鄭實未嘗改桺爲昧周官縫人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日桺穀作昧者古文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云臏宮劓割脰庶剠按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云古文爲割申勸寍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寍王之德釋文酒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此亦指三家尚書也又隸釋載石經尚

書殘碑五百四十七字洪氏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即其異同如此按章句者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宣二年傳疏服虔載賈逵鄭衆或人三說解叔牂曰子之馬然也此章句之體類然解故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經說尙書大傳毛詩傳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其有煩簡不同耳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是也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隋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其卷數與此同後書郎顗奏便宜四事尙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儒林傳許商善爲算著五行論厤疑與劉向說災異者不同 溝洫志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

周書七十一篇

隋志周書十卷云汲冢書者非也以爲仲尼刪書之餘者是 舊唐志題周書八卷新唐志題汲冢周書十卷亦承隋志之誤 按宋晁公武李燾等並云存者七十篇才缺其一顏師古乃云存者四十五篇彼特未見全書而妄說王氏攷證曰鄭康成注周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論語引周書月令 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云云今此篇亡召誥正義亦引月令云三日粵朏 杜

預注左傳轡之柔矣謂逸詩見周書（按見太子晉解）而狠瞷所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按見大匡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引以爲上大夫受縣注（見作雒解）呂氏春秋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楚世家欲起無先蘇秦緜緜不絕蔓蔓奈何（和寤解）蒙恬傳引必參而五之蕭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王佩解）谷永記功忘過宜爲君王商傳以左道事君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怪則修德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今文有無其語者豈在逸篇乎

儒林傳石渠論書者林尊歐陽地餘周堪張山拊假倉議奏四十二篇

等堪經爲最高

凡百篇而爲之序

論衡正說篇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按此言所得者乃孔子百篇之書爾曰所得不必有百篇之數也注言問神篇昔之說

書序以百書疏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白虎通同亦本緯）儒林傳復云百兩篇則班氏亦未能定也史記孔子世家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與班意並以爲孔子作序也按序由史官非孔子作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四方注云謂若堯與禹貢達此名使知之鄭意既然又推七十一篇之書孔子所删亦有序則當日史官皆序其指各以時代

編聯相附猶今之目錄耳法言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易可數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雄意以爲非孔子作但仍周史之舊伏生今文失其序故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壁中古人出始據序以定篇故史遷誤以爲祕寶采入三代本紀則眞古志也以爲孔子作者書爲孔子刪定容得歸衷於孔子孔子歿七十子之徒與孔氏之裔謹守不墜承聖師者何敢措辭外人亦何能竄入而宋人之序爲周秦閒所作輕肆詆毀非矣

出孔子壁中

孔叢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

之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將先藏之家語序云孔騰子襄子襄卽子魚弟容得同計也隋志與釋文並作孔惠按孔光傳敘世系無其人如云惠順義通爲孔順又不當秦時東觀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與孔壽同

武帝末

本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前二年立好治宮室季年好音二十八年薨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就令季年有此事亦在武帝建元元光閒何得言武帝末論衡作孝景時是也

及禮記論語

記字衍

得多十六篇

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弃稷五五子之歌六亂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厚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九共九篇出八篇故又為二十四篇然鄭注說命云亡而書傳復有說命蓋鄭氏以其說高宗居喪之事而分卽八十三

僞敫古文本無說命

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今僞孔序亦有此語余弟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

書於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殁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遭巫蠱云之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僞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愚按劉歆移書博士與此志所說同葢安國既殁其家獻之荀悅記可證也但云安國獻之傳說小誤耳然不列學官自緣俗儒專己妒能排擯古學如毛詩左傳古禮皆不得立若適遭巫蠱後此宣帝右文之世胡為永歇耶至王充所云武帝取之祕於中外不得見又非也儒林傳庸生胡常徐敖塗

惲桑欽等皆古文之眞傳王莽又立學官外人奚爲不得見耶光武中興一切反王莽之爲古文既非祿利之途非高才好古者莫之習亦莫之授王充蛙黽之徵自不聞師說輒造妄談以惑後人至僞古文行而孔穎達等於漢世習古文者一槩抹殺指爲張霸之僞其禍原於充也

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

法言云酒誥之篇俄空焉吳祕注空缺也謂此王氏攷證曰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其脫簡之文歟按志以爲今文脫簡伏生所引自是別說王氏說非也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

左傳序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曰策鄭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按後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束晳穆天子傳序以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然則中外寫經同用二尺八寸之簡故以中簡校外簡知其所脫爲一爲二也然書名疏密不同鄭注尙書係三十字服虔注云左傳自篆書一簡八字是也雖有疏密要以祖本相傳寫不敢妄有增損故劉向校中書之簡外簡脫字二十五脫字二十二字數多少相符可知數

定也至下文之脫字數十則逐簡所遺之字而乘之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後書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又劉陶推三

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王氏

攷證曰以古文攷之如國語嬴內史記放勛中翮伯羿會稽周禮注敷乃擭漢書大禹鬲蔴南僞揖五瑞楙遷傳納栗木沸河厥棐惟甾盟豬夏狄瑤墳內戞服服田力嗇思曰眘畏用六極說文鳧舌稱平鄰東作剛而塞五品不愻虐眣淪距川若丹朱奡竄三苗鳥獸氄毛達以記草木蕲苞蜀杏譒告惟箘輅楛敘山離州埒野相時思民若顛木之有皀枿我興受其退西伯戡𥁕使百工貣求得之傳嚴至於嫡婦上不碁於凶德我之不辟無有作攷曰圛曰貞曰𠤎夏氏之民叨𥁕有疾不悆焯見三有俊心在受德惹王三宿三祭三託朱誓郘郘猶無他技大命不摯一人冕執鈗惟緇有稽惟㪙丹臒截截善諞言豫火𤍾焚秀逑畀功教育子皆與古文合欽

韓按許愼受學於賈逵其引古文尚書宜可信然如粼秝等字猶恐後人竄入古文不應有也至王氏所据古文尚書尸晁公武所云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較陸德明釋文小有異同者也此是東晉僞古文經唐明皇所刊落改爲今字豈是壁中舊物而據之乎其偶與史漢說文合或好事者轉取古書作引以爲比附并非唐以前舊本欲憑之以攷證古文多見其拙已至石經殘碑漢之今文轉是眞者而古文竟無一字可歎也

古文讀應爾雅

大戴小辨篇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後書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詩載驅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疏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古文作悌今古作圖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

依賈氏所奏從爲圖於古文則爲悌按宋微子世家淇範正作悌葢訛悌爲涕耳此古文之一毛也

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

儒林傳諸齊以詩顯貴皆轅固之弟子釋文據後書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乃齊詩再傳弟子應劭云后蒼作齊詩謬矣文賦注春秋演孔子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石經殘碑有魯詩百七十三字郭璞爾雅注引魯詩陽娸之何璞不應耳食則魯詩亡於永嘉後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攷證云晁氏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以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衞宣夫人作邶柏舟

黎莊公夫人作式微衛寡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略見者韓詩之序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韓詩序又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因學紀聞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極傷我稼穡八字按若韓詩有此詩疏當引之蓋僞託之也又郊特牲引詩云爲下國畷郵疏云所引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魯故二十五卷

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續漢輿服志注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白虎通辟雍章引詩訓曰水圓如璧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

屬

魯說二十八卷

儒林傳魯詩有韋氏學隸釋武榮碑治魯詩韋君章句則魯說殆韋氏學歟何休公羊隱五年傳注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蓋白虎觀議論以魯詩爲定也魏應習魯詩白虎觀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詩何人斯疏鄭異義駁之詩說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但云詩說書皆魯詩說郊特牲疏五經異義云謹按治魯詩丞相韋玄成等說引外傳云詩生民疏異義引齊魯韓三家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周官鍾師疏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後漢

書注魯詩傳曰詩烈祖疏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梁鄒天子之田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拔匡衡在韋氏後治齊詩非魯詩也疑誤白虎

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辱共之詩云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此妻諫夫之詩也此亦魯詩說矣其劉

向之書所說亦魯詩也

齊后氏故二十卷

后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孫氏傳二十八卷

儒林傳無其人

齊雜記十八卷

郊特牲疏異義引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後書伏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以章句繁多省減浮詞定爲二十萬言按匡衡授瑯邪伏理理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即黯之父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韓故三十六卷

傳云淮南賁生受之後有王食長孫之學後書薛漢世習韓詩以章句著名弟子杜撫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按章懷注後書李善注文選引其說尤多或稱薛君薛夫子蓋杜撫尊其師說即杜撫所注世罕知

其出於擬矣隋志又有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新唐唐志並題爲卜商撰殊謬可笑困學紀聞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按包言亦本楚語

韓內傳四卷

白虎通爵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誅伐篇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又不臣篇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校者云魯當與傳同通典吉禮韓詩內傳禘所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又何休公羊注多引之周禮玉府疏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疏謂是韓詩也

韓外傳六卷

隋志韓詩外傳十卷今見行卷次同或後人合內外傳爲一也今按其書多奄取荀卿書與賈子說苑戴德記相出入其首卷第三章云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孔子抽觴抽琴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是眞以孔子爲秋胡輕薄之流也此而不能決擇何名通儒仲長統所謂百家雜碎請用從火者也董斯張曰世所傳亦非全書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等書所引今本皆無之

韓說四十一卷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

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
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卷耳疏禮器疏並引之又王制
疏異義韓詩說與易孟氏同見前又隱元年傳疏異義韓
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詩鴻雁疏作五堵爲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詩靈臺疏
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

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
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葢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又
詩卷耳疏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
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詩簡兮疏異義萬舞韓詩說以夷
狄大鳥羽
毛詩二十九卷
鄭箋孔子論詩其義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
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十月之交箋當爲
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說文序稱引
詩則毛詩今本按之又與彼不同按三家詩無都人士

猶而毛詩有之與襄十四年傳合此左氏毛詩所以同名古學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隋志二十卷題河閒太守毛萇撰按後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傳詩故隋志以爲詁訓傳萇作也經典序錄云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初學記乃云大毛公名亨班敘儒林惟一毛公甚爲疏略不如後來者所據

附毛詩說

詩干旄疏異義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

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

閟宮疏古詩毛說以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又

龍旂承祀爲郊祀

靈臺疏異義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

精明稱靈又卷耳疏異義罍制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

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大一碩金飾龜目葢刻爲雲

雷之象說文解字與異義同司尊彝疏引異義作

古廷說古廷詩葢卽古毛詩說其人當考又簡

兮疏異義詩毛說萬以翟羽又駟鐵疏異義毛說在軾

曰和在鑣曰鸞曲禮疏異義毛詩說盟牲君以豕臣以

犬民以雞按後書儒林傳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

訓則毛詩說是謝曼卿也衞宏從曼卿受學乃西京人

劉歆移書太常云民間有趙國貫公之遺學亦爲毛詩者蓋毛詩不立學官其詩說又不向祕府故此志遺之章帝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此時已顯矣班氏何但舉七略目錄也

古有采詩之官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古文苑劉歆與揚雄書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雄答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公羊十五年傳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

民聞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說文丌部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讀與記同

凡三百五篇

詩疏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惟有三百五篇又由儀箋云燕禮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疏云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至孔定詩三十餘年其閒亡之也按如此志則班氏亦未見毛詩傳者也

遭秦而全

南陔箋云笙詩遭戰國及秦之詩而亡之劉歆移詩云詩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則亦幸而幾於全耳

或取春秋采雜說

如鹿鳴關雎等爲刺詩列女傳以周南爲大夫之妻作魯韓益同柏舟爲衛宣夫人所作式微爲黎傳母閔莊公夫人作碩人爲傅母諷衛莊姜作燕燕爲定姜作鄭坊記注同是魯韓合大車哼哼爲息夫人作墓門有梅爲陳辯女作新序以黍離爲衛公子壽作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植惡鳥論尹吉甫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鄭注士

虞經云出宿於泲飲餞於禰爲餞尸坊記宋𦵏宋菲疏云鄭未見毛詩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與宋世家贊以爲正考父美宋襄公作商頌索隱云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考父佐戴武宣在襄公前且百年斯謬說耳匈奴傳以出車爲周襄王時作班固匈奴傳以采薇爲宣王時作趙岐孟子注以鵻鳩爲刺邠君不如此鳥小弁爲伯奇之詩文選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惡疾漢有游女爲鄭交甫遇神女困學紀聞袁孝政釋劉子魏武公信讒詩爲青蠅此三家不得詩本義旁取春秋雜說者也

禮古經五十六卷

曲禮疏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

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士冠經疏十七篇是今文也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古文或從今文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古文祕禁中絕無師說按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王莽傳云通知逸禮意者徵詣公車則彼時已爲絕學可驗也又禮記鄭目錄云奔喪投壺實曲禮之正篇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疏云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鄭注引逸奔喪禮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也二逸不同實祇是一篇按大戴記復有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公冠三

篇亦是經文而戴入記中如鄭所說也又推檢傳注尙
有逸經篇名遺句如曲禮下注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
亡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此本不在五十六篇之數
也月令注引中霤禮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
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
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
筵前迎尸疏云中霤禮文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此謂殷禮若
周則加七祀不審祀之處所當俱在廟門外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
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
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

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疏云遂中霤祀禮文下同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周禮司巫注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東俎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有王居明堂禮月令注引云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疏云遂禮之篇名又引云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引云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又云毋宿於國又云仲秋[illegible]儺民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毋羅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粱以利農也又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

馬又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又有
又禮器注引云仲秋乃命國醵蔡邕論亦引之
禘於太廟禮　通典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一尸又少牢饋食禮注引禘於太廟逸
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
王制疏王肅論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
總稱孝子孝孫皆升合於其祖　禮運疏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
其一牢有烝嘗禮　射人注烝嘗之禮有射豕疏云據逸烝嘗而言　朝貢禮　聘禮注引
純四只制丈八尺　又天子巡狩禮　內宰注引制幣丈八尺純四䙱　又學禮　賈子大戴
保傅篇並引　又通典引逸禮本命篇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
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按今大戴記本
命篇有之疑通典誤指也初學記逸禮曰天子鬯尺二
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又月令注云大飲之

禮亡職喪注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疏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及卒哭祔小祥大祥禮皆有遺暴秦而亡通典凶禮虞喜釋滯云降殺之禮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爲之服也此當出逸禮禮記曲禮曰毋不敬疏云既云曲禮曰是儀禮正經今不見者散亡也

經七十篇

此節今十七篇誤倒劉氏已訂其誤儀禮疏引鄭目錄云士冠禮昏禮士相見禮三篇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五鄉飲酒禮大戴第十小戴別錄第四鄉射禮大戴十一小戴別錄第五燕禮大戴第十二小戴第六大射儀大戴第十

三小戴別錄第七聘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公食大夫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覲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喪服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別錄第十一士喪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既夕禮大戴第五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士虞禮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四特牲饋食禮缺少牢饋食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有司徹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夏采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又巾車職鄭司農云

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禮家者卽此后戴二氏也

記百三十一篇

此禮記所始隋志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及字當衍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按此志見云三十一篇別錄胡爲少其一非也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按此俗說不知隋志

何所本劉向校書在成帝時戴德戴聖論石渠在宣帝末年只可二戴自刪劉向自合不可云二戴承劉向之本又大小戴並授一師同議石渠各自名家聖又何暇敢大戴書而刪之現行大戴記與禮記重複甚多則不出大戴明矣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者是也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爲四十九篇按孔氏樂記疏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入禮記也序錄亦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篇次與今禮記同按鄭于喪服四制目錄云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正義云按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惟舊說此篇屬喪服然則別錄尙少其一未知當入何篇也是則四十九篇劉向已著錄何云後人增益乎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後書橋元傳之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又曹褒傳褒受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是慶普戴聖並有四

十九篇禮記也今攷逸篇除三朝記等已見大戴記者不著有三正記白虎通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又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也陽數故奇也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五帝記白虎通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有親屬記白虎通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稱姊後生稱妹有別名記白虎通禮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曰司馬順天又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公羊成八年疏辨名記云天子無爵而言天子爲爵稱者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天子有聖德居無極之尊位謂之爵稱亦何傷又月令孟夏疏引蔡氏辨名記左傳宣十五年疏亦作辨名記古辨別聲同月令疏以爲蔡氏非也蓋蔡氏亦引是文耳王氏攷證誤分別名辨名爲二也有王度記雜記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

加庶人在官者疏云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淳于髡等所說按詩正義引異義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鄭駁云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則鄭以王度記爲漢作疑卽漢文帝使博士所作而盧植說指先王制疏鄭駁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二說雖殊並不以爲漢文時所作白虎通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按鄭注王制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文似脫誤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蓋據此也又曰反之以玦又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苣蘭士蕭庶人艾按周禮鬱人疏引作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

有王霸記 大司馬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云云王氏攷證云

有瑞命記 文選注論衡

禮運記 白虎通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此未可信也白虎通又有禮記謚法云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

禮保傅 當卽賈子大戴記所載

公羊文二年注引禮士虞記云桑

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今士虞記無此文　襄十六年注引禮記玉藻疏以爲玉藻無其文此或名同而文異者也蔡邕明堂論並引禮記詳在下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鄭目錄云月令明堂位二篇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明堂位疏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大戴記分爲二隋牛弘傳引作禮記盛德篇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鄭駁日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室四戶八

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以上明堂月令鄭注月令引之又牛弘傳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即此續漢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論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字疑誤又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又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又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統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

四海方此水也通典吉禮禮記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御覽五百三十三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按二書所引皆孫禮記並正文也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避中字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今本明堂解缺此文又御覽五百三十三周書明堂曰上如字文愷引東應門南廟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也周書五十三有月令篇此則明堂

月令並出於古周書所載卽禮家之祖矣今按月令有三一是周公所作牛弘云蔡邕王肅云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馬融論語注引之在集解一是呂不韋所述鄭目錄云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牛弘云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書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一是漢所行月令則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其文稍異說文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爲蚈祭法注引明堂月令其辭又大同三代文質之政粗具於此他若管子幼官四時淮南時則諸篇又其支流派別也

後書儒林傳景鸞作月令章句又州置月令師立春日尚書郎讀令下寬大詔書皆奉月令行事西京丞相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王史氏二十一篇

廣韻王史複姓漢有新豐令王史者

曲臺后蒼九篇

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文選注六十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之記困學紀聞云大戴公冠有孝昭帝冠詞其曲臺記歟按蒼在宣帝時昭帝冠自是漢儀通典漢改皇帝冠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宋書禮志漢惠帝冠以三月也與倉何事王氏非

也

中庸說二篇

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孔叢居衞篇子思選中庸之書四十九篇疑彼說妄也云中庸說者鄭注仲尼祖述以下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鄭當有所本葢此說也隋志有戴禺中庸傳梁武帝中庸講疏則自來中庸有說也

明堂陰陽說五篇

明堂位正義引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

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蓋此類明堂說也講學大夫在王莽時明堂平帝時立御覽五百三十三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於明廷唐虞爲五府夏位太廟爲世室殷人位路寢爲重屋周人位五府爲明堂夏后氏一堂之上爲五室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南面三階三面兩階則九階矣云云按外傳無攷其注與攷工記注同隋書牛弘議云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

得而正

周官經六篇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周官孝武之時始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除挾書律不始孝武博學如融猶造妄說）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禮記月令正義六藝論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鄭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融云五家之儒叅同之）莫得而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

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如融言則以爲亡於既得之後禮記目錄正義引六藝論云得其六篇與馬同按明堂位周官三百鄭注云周時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已亡論衡佚文云魯恭王得禮三百卽謂周官隋志言先亡者是也賈疏亦云六國時亡攷證曰齊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按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然則攷工記亦先秦書謂之漢博士作誤矣禮器疏漢孝文帝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厚齋以爲誤者是也周官之出亦非孝文世

周官傳四篇

此當在劉歆置博士前或班氏於後附益歟賈疏引馬融云劉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公太平之迹柰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南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隋志無里人二字是也緱氏下衍及字非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按鄭注有故書作某字書或爲某字杜子春讀爲某子賈疏云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攷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氏據今文注今按說文所引又不同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則先前未有傳者應爲劉歆所傳矣五經異義引古周禮說見於注疏通典者曲禮疏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肆諸朝又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王制疏引古周禮說與宗伯文

同又古周禮說與鄉大夫文同禮器疏古周禮說與攷工記梓人文同又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明堂位疏古周禮說與攷工記匠人文同詩鴻雁疏周禮說雉高丈一長二丈周禮調人疏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彼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梓人疏古周禮說亦與韓詩同其北堂書鈔御覽等引五經異義亦有古周禮說並不具

許氏多從周禮說並賈逵所說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博物志云周公所作是其始耳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隋志云亦河閒獻王所上今存五篇前仁本天子之義態爲古義後三篇與孫吳之旨不殊矣文選注五十二引司

馬兵法火攻有五按定爵篇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疑此句涉彼而誤又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並孫子語則其出於戰國可知也今傳注所引者中庸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正義云司馬法文鄭師注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鼓人注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大司馬注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按此皆言其聲閶同鏜闒同鞈琅者琅琅然也又司馬法曰上卜下

謀是謂參之疏又云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帥執鐸千
人之帥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司勳注司馬法曰上多
下虜今見有者不具列左傳成七年注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襄二十三年疏服
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
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此服虔自下已意王氏誤連引之又按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與此文相似
昭元年疏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
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
文選張孟陽魏都賦注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說文引又有人字
云明君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說文耳部引司馬

法曰小罪聅中罪刵大罪剄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文選注四十六 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御覽引云三皇禪云云盛意也五帝禪亭亭特立於身也三皇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也案梁書許懋傳引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懋據伏羲封太山禪云云不禪奕奕則文選注御覽作云云者誤也管子有封禪篇卽古封禪禮也今其篇亡僅見史記所引續志注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堮埒勒石凡千八百餘處御覽五百三十六桓譚新論同

封禪議對十九篇

牛弘所云泰山通義即此宇文愷明堂議曰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後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兒寬傳議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史記上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光武封禪亦有馬第伯封禪儀記

議奏三十八篇

隋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按石渠議禮者戴聖聞人通漢韋玄成蕭望之等斯題戴聖非也梁有羣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亦石渠之類歟

按石渠白虎二京盛典然白虎論專倘俗學雜引讖緯
屑屑覼縷使人生厭石渠議禮諸儒具有義蘊粲然之
迹莫過於此尙書春秋隋志不載而禮論唐時倘完企
慕弗置就通典所引附於左禮三十三石渠禮議曰經云宗
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
見孤也男子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
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
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
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
何也對曰孝子未曾亡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

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

孤者別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

孤無疑亡不斷何也通漢曰二十而冠不爲孤父母之喪

年雖老猶稱孤禮三十七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

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

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

門侍郎臨原注失其姓按儒林傳臨爲少府梁邱賀之子奏經曰鄉射合樂大

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

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

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

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和合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禮四十三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禮四十一石渠

禮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尙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按宣帝稱制以決之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戴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按周禮說惟大國之

孤接見天子爾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禮四十九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爲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之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絕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禮五十石渠禮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

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嫡妻之長子也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按經言妻長子爲舊國君特稱舊國君則長子亦隨父而去矣本自無服傳言未去謂欲去未去之頃適儲君喪則制此服若如戴聖議嫡子奉其宗廟則自有臣爲君服本條何得止齊衰三月乎禮五十二

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意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禮五十二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不降

乳母禮五十六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

禮五十九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以爲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禮六十三

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

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又通典禮四十二姜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爲王列土守藩不得戚於天子者父卒爲母三年禮五十三鄭志答趙商下薛公謀議曰按春秋庶子爲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昭公不戚叔向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此與鄭注相反蓋爲公羊之學明孔子以譏叔向以禮譏也以上兩條疑亦石渠奏也薛公薛廣德本傳爲博

士論石渠注疏亦間引石渠論詩既醉疏石渠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王制疏石渠論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

附禮戴說

五經異義有二戴禮說志於他經並載解故章句說三種獨於禮遺之非也今於注疏所引補其梗概曲禮疏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哀公問疏禮戴說天子親迎檀弓疏戴禮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王制疏禮戴說同王制文禮器疏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爲竈神郊特牲疏禮戴說同郊特牲文明堂位疏今戴禮說引盛德記云云昏義疏今大戴禮說公羊隱元年疏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

附戴德喪服變除一卷

新舊唐志目同通典凶禮引之今采其有論說者附之

童子喪服議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絰不以制度惟其所能勝喪殤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卽位葬於園旣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爲子與昆弟相爲耳改葬服議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

附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蕭子顯志禮云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後書曹襃傳肅宗召襃詣嘉德門令小黃門侍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襃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襃復爲百五十篇王氏攷證云十二篇不著於七略蓋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南史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蕞贊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三禮注疏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今按傳注所云漢儀略有其槩縿人注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典瑞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云此據禮器制度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祭王制注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喪大記

注漢禮大槃廣八寸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槃小焉凌人注引同作禮器制度又槃以木爲僉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詩卷耳疏禮圖依制度云罍刻木爲之行葦疏禮器制度注勺五升經六寸長三尺哀公問疏異義高祖時皇太子納妃據外戚傳云惠帝即位以公主女配爲皇后叔孫通制漢禮以爲天子無親迎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三禮圖禮器制度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又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杅以爲戒又水器尊卑皆用金罍續漢輿服志注漢制度曰戎立車以征伐然注家類書所引或有與

衞宏漢儀相亂鄭禮器注之壺大一石瓦甒五斗𧰼云漢禮器制度文也又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凡禮十三家

按志所次但本七略不與別錄相應知者禮記正義鄭目錄云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於別錄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別錄屬通論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喪服問傳三年問於別錄屬喪服文王世子內則於別錄屬世子法世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於別

錄屬祭祀投壺冠昏鄉射燕聘之義於別錄屬吉禮吉事樂記屬樂記則彼於禮之目自有五種使人尋省如此志殆無從識別也

禮古經出於魯淹中

古經之出有三說後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論衡佚文篇云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隋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按本傳云獻王所得書周官尚書禮禮記言獻王得者是也下文云及孔氏則志亦兩歧其說范書殆本於此孔氏因舉

可名之孔安國言之爾論衡正說又云河內女子發老
屋得佚禮一篇又不言何篇疑充妄說閻若璩見孔安國所獻一語又誤讀說文遂謂康成所注古文爲安國之本并謂安國有功於禮學頗論從祀眞老儒語耳
學七十篇相似
劉原父正之曰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按專言士禮僅冠昏相見喪禮上下虞禮特牲七篇其
他皆君大夫禮也卽以喪服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雖貴與士庶同也經未嘗缺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本無
其禮也經不言士者皆通禮也諸侯爲天子與嫁於諸

與寄公爲國君皆在焉寍有不備者乎攷證引朱氏曰
燕射朝聘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葢班氏未嘗讀十七
篇之文而爲是言矣

樂記二十三篇

樂記疏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
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
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餘十二篇按別錄奏樂第十
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
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
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風俗通聲

音篇謹按禮樂記五弦筑身也遂樂記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竿樂記竽三十六簧也長二尺四寸籟樂記三孔籥也劉昭注明堂論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於京太室皆其逸篇律厤志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寸

王禹記二十四篇

定七略時與劉向所校並存其增多一篇無攷樂記疏王禹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御覽十七禮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是居部職也又曰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耀出布庶物生精者爲三光濁者

爲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汙中汙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按此或樂記佚文

雅歌詩四篇

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宋書樂志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箱雅樂郎作者是也鄭樵通志略云漢雅樂郎杜夔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鹿鳴一篇按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改晉宋二志只謂左延年改之樵僅爲先亡何其疎略而妄說也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此別是琴曲非歌詩也

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篇

長門賦注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陳祥道禮書引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爲君而居中央商居左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次序君臣之位正矣三禮圖桓譚新論正云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後書儒林傳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注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按襄二年傳穆姜爲頌琴杜預云頌琴猶言雅琴然二琴形制長短實不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塤頌塤雅篪頌篪雅籥頌籥並雅侈於頌則雅琴長於頌琴矣通考頌琴在俗部十三弦柱如箏此則後來改作非古之頌

琴也爾雅大琴謂之離趙定龍德二人事見王褒傳隋書音樂志沈

約奏別錄龍氏雅琴百六篇按此蓋合趙氏七篇爲數文選七略曰雅暢第十七

約之言誤也御覽五百七十九劉向別錄曰宣帝使鼓琴待閑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也

附樂元語

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生之樂明有法也又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公羊疏爲樂說以食貨志樂語有五均劉歆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然志不能

如別錄分別篇目未知樂元語之文已在王禹記否茲因王氏攷證附列故仍之王莽時又有樂經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三禮圖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鍾者也隋書牛弘傳引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續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樂丞鮑鄴上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詳其言樂經與鍾律書實一書也周禮磬氏為磬疏按樂云與前禮圖所引同彼不知王莽有樂經故誤去經字耳王充對作篇云陽成子張作樂按劉歆典領陽城子長參預之耳御覽五百六十五風俗通引劉歆鍾律書與隋書同

內史丞王定

樂記疏引作內史中丞王度誤

獻二十四卷記

禮樂志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

春秋古經十二篇

莊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釋文一云春秋

十二公經者是也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古文春秋經公郎位為公郎立按周秦古器字類然許慎云左邱

明逃春秋皆以古文按今本為唐時嘗改按與說文所引字體多不同惠棟云唐石經釋

文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十三十字均皆作三十孔穎達撰正義始改廿卅為二十三十字殊失古義初

學記春秋兩家或具四時或不古文元事必具四時文

獻通考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唐正元末陸淳纂例例

三傳經文差謬凡二百四十一條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

經十一卷

二家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其先俗師未見古文或分或合猶可言也休已見古文強生賊心以自標異眞經學之巨蠹　本朝齊侍郎召南言之當矣隋志吳衛將軍士燮注春秋經十一卷　按吳志言燮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不知何緣注二家之經　按

成公十年經左氏穀梁並有冬十月而公羊獨遺之爲其學者復生狂惑之論是二家經文之不同也公羊疏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

左氏傳三十卷

吳世家贊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謂左氏傳也桓譚云遭戰國寢藏陸氏序錄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然戰國諸子又嘗覩春秋傳而成書如韓非姦劫弑臣篇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云云此全依左氏傳也故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鐸椒虞

卿呂不韋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是先秦周末並鑽研窺望其學獨屈抑於漢耳三十卷之書雖鈍置者終年讀之亦可粗通柰何西京人物除賈誼史遷數人外無能一觀使十二公事迹懵然若霧沈溺於俗學可歎也御覽六百十　桓譚新論曰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附左氏說國

自賈生以後傳古學者不隨人事推遷可謂篤學善道之君子雖其朴學不能與莊顏之徒利口詭辨乘便勢

者相抗又立說者往往自違其本傳致生瘡痏王制疏鄭駁異義云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有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弃其取守奔喪自違其傳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解然匾匾統緒以待劉歆賈逵而昌明之上甲微之報不可設也晉宋以後惟知服杜唐乃祧服而祖杜其始師講說湮沒無聞惜矣茲就許氏異義中錄之曲禮疏左氏說既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王制疏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又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又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禮運疏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禮器疏左氏說躋僖公逆祀為大惡也郊特牲疏古春秋

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又古左氏說其工爲后土后土爲社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雜記疏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服問疏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詩靈臺疏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壁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詩臣工疏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大司馬疏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通典凶禮十五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又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君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諡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又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踰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父已葬又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僭宣公又吉禮九晉徵士虞喜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祧及郊宗石室又王側疏左氏說卿大夫皆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賢才

則復父故位曲禮疏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又
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
居是爲二名王制疏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
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
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又左氏說士之葬先遠日辟
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
雨止郊特牲疏左氏說天子之于以上德爲諸侯得祀
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
屬王猶上祖也曲禮疏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
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
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
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又左氏說周
禮有司盟之官是知於禮得盟周禮鬯人疏左氏說凡
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蒸
嘗禘於廟王制疏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
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
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
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偃豬之地
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
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

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御覽五百三十八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不告閏朔棄時正也棄時正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遂藏於大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於閏月蔟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按許氏學於賈逵故異義多從左氏鄭君駁之鄭本爲公羊學又篤信讖緯其與許立異未必是也

公羊傳十一卷

桓譚新論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論衡正說篇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公羊宜十二年傳疏公羊子是

景帝時人愚嘗論之公羊何嘗爲聖經作傳直爲漢世
主作如意珠酷吏作護身符其巧搆曲造回穴邪枉害
人心而亂治道莫此爲甚因緣際會猖狂於世且其文
辭鄙陋語言侏離傎到前後是目不識丁墟落乞兒伎
倆以之穢聖經可爲於邑

穀梁傳十一卷

陸賈新語道基篇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
則漢初已傳竹帛二家之學大約互相占伺更從竊聽
穀梁稍黠又後立故舉其新周故宋祭仲行權叔術妻
嫂之辭刊落若鄫季姬遇防石曼姑圉戚汙邪之義悉

復隨同王制疏引鄭釋廢疾穀梁近孔子然其傳羌無
典物同是鄉壁虛造亦在漢時箸竹帛可知也且鄭所
據乃春秋緯何足依信鄭於三傳立異特不能慭置何
休其所言未必當三傳利病也觀其淪斷恐不足以塞
何休之口

鄒氏夾氏傳十一卷

王吉能爲騶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此固先有其書故二劉著錄至班氏乃絕耳志下云夾
氏未有書非也按後書范升傳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
今左氏得置博士騶夾並復求立則祕府雖亡而其私

學未絶也史記齊有三騶子莫知爲誰坊記兩引魯春秋曲禮下注引魯春秋齊高子來盟定當時又別有魯春秋歟儒林傳穀梁子本魯學

左氏微二篇

微者春秋之支別與鐸氏微同義顏籀解非

鐸氏微三篇

十二諸侯年表序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攤序錄椒爲左邱明四傳弟子

張氏微十篇

疑張蒼按此等皆一字無傳鹽鐵論引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又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

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又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
外援其其職而已又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采國有
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又曰冬涉洙修
地理也皆不知其家所傳故附著之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公羊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外傳其董仲舒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類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公羊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荀取頑曹之詞又莊顏之
徒以周王爲天囚何休序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
不解後書張霸減定嚴氏春秋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

學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范甯序云釋者近十家疏云尹更始則漢時始爲章句

者也釋文敘錄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王制疏馬昭難王肅曰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張載魏都賦注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周官媒氏疏亦引其語按五經異義亦有穀梁說王制疏引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穀梁傳疏引隕石於宋五象宋王偃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通典禮三十二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又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按桓公自不當錫天子自辱其命耳苟使王章昭明死者何爲不可追錫又奚不可以追罰耶若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許氏援之是矣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孫弘學春秋雜說詩烈祖正義異義引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顏安樂所說熹平石經公羊碑有顏氏說按周官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則其徒冥都亦自名家隸釋碑復有倉氏春秋按公羊說最多不足錄檀弓疏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可笑王制疏公羊諸侯夫人喪卿弔君自會葬許君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觀此

亦略見之矣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後書應劭奏曰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一事動以經對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崇文總目云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通典（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

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有酒態也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以愚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屍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不當坐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儒林傳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義三十餘事望之等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禮運疏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其妄如此謹案公此下脫誤按儒林傳云穀梁議郎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

國語二十二篇

通考巽巖李氏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取采集之

語草藁具存時人其傳習之號曰國語按此雖近似之言愈於陸滈葉夢得等妄論也柳宗元非國語其言郁夫子能道之乃亦編於書林乎若以左氏之言鬼神非是則書之盤庚金滕不當爲經也

世本十五篇

卽史記所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世本四卷宋衷撰葢向等所注也新唐志云宋衷注又有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周禮小史奠繫世注謂帝繫世本之屬疏云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

攷證項氏曰古者立氏必告於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後世史職旣廢宗法又亡按

魏晉以降迄於唐代史官雖不掌其事然閥閱名家具有簿籍皁隸之子不得扳援清望猶有古之遺法至中國頻經喪亂華裔雜處斯道遂絕

戰國策三十三篇

劉向奏云除複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筴謀宜爲戰國策攷證

姚氏寬按姚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此漢魏名臣奏事所始按始皇本紀奏事如王綰李斯

等所議也泰山刻石一瑯邪刻石二之罘刻石三東觀刻石四刻碣石門五三十六年黔首刻石深疾惡之而效其刻石之事會稽刻石六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爲丞相斯請具刻詔書刻石凡七也隋志刑法篇漢名臣奏事三十卷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不載其辭宋鄭文寶模刻本則刻石有八也按水經注泗水篇秦始皇登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頂名曰書門與史記考之似本無嶧山頌德事宋書索虜傳拓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蓋卽李斯

勒石字自元和志寰宇記等所載並不言有文辭疑未能定也

楚漢春秋九篇

隋志九卷舊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於南宋也容齋隨筆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若高祖之臣則有絳灌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按余嘗見明楊忠愍所書十八侯贊其名姓略與洪氏所指同史記索隱云十八侯位次楚漢春秋不同者陸賈記事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然如張耳韓信皆在高祖初年陸賈豈猶未及覩聞耶莫曉其參差之故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隋志題云史記蓋晉以後爲錄始改今名呂氏謂十篇未嘗無書或

遷草具未成詳說其大事記今攷書中有題褚先生者（十二諸侯年表序建元侯者表補外戚三王世家及田仁滑稽日者龜策等傳）有無題而知其補綴者景武紀將相名臣表（迄成帝鴻嘉年）禮樂律志韋賢等傳或是馮商所續也張湯傳贊引馮商語又有酈食其傳後公孫弘傳後載元始中詔并班固贊秦始皇本紀後此等數經後來并非西京之舊志但題馮商而不及褚少孫其疏漏誠不免索隱引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董仲舒弟子）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爲然按此乃始續太史公書者也據七略馮商事劉向爲元成閒人此再續太

史公也班彪傳云好事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
以繼注云謂劉歆揚雄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此雜舉　論衡須頌篇揚子雲
錄宣帝以至哀平此三續太史公也又班彪作後傳數
十篇是漢書所起爲四續太史公也劉知幾史通向歆及諸好事者若馮
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猶名史記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隋志漢氏帝王譜三卷

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魏相奏云觀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後書
皇后紀平望侯劉毅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

世有注記隋志起居注篇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抱朴子論僊篇按漢禁中起居注云云此著記之類著與注同大年紀者文選注二十四　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此亦通繫年月大事若史記將相名臣表之類攷證云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玉海又引律麻志劉歆麻譜著紀此乃諸帝在位紀年長短非注記也按唐世宰相撰時政記倣此見姚璹傳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蓋武帝紀之類重複者

論語古二十一篇

釋文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何晏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皇侃序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論衡正說篇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序錄新論云又異者四百餘字攷證云春秋正義哀公問主於宰我釋文鄭本作主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按公羊疏云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合兩疏則今論語單作社字者非說文引論語皆古文也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別錄云齊人所學謂之齊論何晏序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皇侃云雖齊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諸說並與志同惟王充云齊魯二河閒凡三十篇今時失九篇此許慎所謂野言也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此不似論語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說文玉部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又如玉之瑩

魯二十篇

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隋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禹傳云欲爲論念張文周氏包氏爲之章句按此則石經所刻是也碑末有盇毛包周同異增損之記何晏序漢末大司農鄭氏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爲之注鄭志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哀詩箋以哀爲衷此以衷爲義咎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不復定以遺後按此節注皇侃義疏亦引之釋文鄭校周氏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又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傳十九篇

疑孔安國所傳按家語後序博士孔衍言光祿大夫劉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論語則不使名家然祕府蓋無安國傳

齊說二十九篇

王吉以論語教授張禹傳云王陽說論語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說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張禹傳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爲論語章句獻之

魯王駿說二十篇並傳說三卷

以上皆論語說樂記疏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鄭聲淫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隋志二十一卷王肅解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有孔安國後序曰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多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按荀卿豈能如墨翟惠施載書五車乎若果孔子家書荀卿乃不易得也秦輕儒術肯輕以章甫貽越人乎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

同列故不見滅按秦斂民間書燒之本不焚燬官所有也何消說高祖克秦悉

斂得之呂氏專漢取歸藏之按呂氏暴貴唉內未暇何事學博士所爲其後

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孔氏詩書之府無別本在者乎竟好

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孝景皇帝末求遺書得呂氏之傳

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

因諸侯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臺山坐寫祕書

安國乃可募其副乎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按此序卽

出王肅之手幷私定家語以難鄭學晉代爲鄭學者馬昭張融並不之信

張融云春秋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之言也又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家語孔子以爲

從於繼父而服馬昭云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見通典王制疏家語先儒以爲

肅之所作未足可信按肅惟取婚姻喪紀郊禘廟祧與鄭不同者羼入家語以矯誣聖人其他固以有之未可竟謂肅所造也

孔子三朝七篇

今大戴記千乘第六十七四代六十八虞戴德六十九誥志第七十小辨七十四周兵七十五少閒七十六劉向別錄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是也疑己在記百三十一篇中此爲重出顏籀僅云有一篇彼蓋未見大戴記也晉中經簿亦名三朝八卷見蜀秦宓傳注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隋志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蓋本諸此而別標詭異之名史記仲尼弟子傳贊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舊有圖法皆出壁中者矣家語弟子解亦與史記不同御覽三百七十論語摘輔象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貢山庭斗繞口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子夏握正是謂受相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故謂之論語

皇侃序云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

人愈見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王充正說云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按扶卿與蕭望之同時又自傳魯論充又謬論也

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皇侃序云張禹就夏侯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今日所講卽是魯論爲張侯所學

孝經古孔氏一篇

許愼序以爲壁中許沖上說文解字奏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按此與序不同疑孝昭字誤 隋志古文孝經一卷

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釋文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閒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閒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

按時因劉炫習造僞書故疑百眞爲一妄要孔氏孝經流傳已久不應人閒遂絕　通考崇文總

目云今孔注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乾隆中於日本得孔安國傳孝經安國自序云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羣儒從隸字寫之還子惠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云云又有日本享保十六年信陽太宰純序云宋人尊信孝經者莫若司馬溫公然特得古文本經而讀之耳不覩孔傳也自二程至朱熹皆疑孝經以爲後人所擬作朱氏又妄改易本經篇章著爲經一章傳十四章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孔子曰信而好古若朱氏者可謂拂矣今宋氏之徒不讀孝經而學心法其不爲浮屠之歸者幾希按朱氏書名孝經刊誤削經文二百二十三字改經之弊乃爲外國所譏之汗簡目錄云李士訓記異曰大厤初予帶經鉏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

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壹阡捌伯柒拾貳言與桓譚字數同日本所傳止千八百六十一言

孝經一篇

隋志秦焚書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呂覽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六句黃氏震日鈔云觀彼所引孝經固古書也然則朱氏之徒有謂其非古書矣又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稱孝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此則漢世始行而獻王首述之也

長孫氏說一篇

廣韻漢複姓齊大夫長孫修儒林傳韓詩學有長孫順

疑此人耳

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

其說見五經異義中郊特牲疏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

雜傳四篇

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爾雅三卷二十篇

釋文序錄云釋詁一篇葢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

尼所增子夏所作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張揖上廣雅表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乎後司子夏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常存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云云詩黍離正義鄭駁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異義又云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陳氏書錄解題曰今書惟十九篇

小爾雅一篇

隋志李軌略解舊唐志題李軌撰作陳振孫曰漢志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第十一篇當是好事者鈔出別行按班氏時孔叢未著已

有小爾雅亦孔氏壁中文不當謂其從孔叢鈔出也

古今字一卷

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尚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晉書衞恆四體書勢曰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

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今爲管子弟五十九篇鄭曲禮注引之葢漢時單行也

說卽其師說王氏攷證遂屬孝經非也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續日本古文作績孔傳云績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

續焉大焉按此言似續之事無大於此作續莫大焉爲
是
故親生之膝
日本古文作親生毓之無膝下二字宋本古文與此志
同按此言始生在膝下故親愛長而異宮有嚴君之義
也毓之非是
史籀十五篇
說文解字敘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衛恒云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文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
凡九千字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所作大篆唐玄度十體書曰遠王莽

訓纂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又兂字王育說蒼頡出見兂人伏禾中因以制字說文亡字部引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醫字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青亂又爪部王育一日爪象形者也說文引作史篇名奭字燕召公名史篇醜又史篇讀與缶同

八體六技

說文繫傳臣鍇按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臣以爲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鄙奪魏王兵符按當云魏公子竊魏王兵符又云借符以罵朱然則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摹印屈曲塡密秦璽文是子良誤合之署書者蕭子良云

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蕭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殳書者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以上八體具如韋昭所説許愼序又云亡新改定六書有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也與此志之蕭何所定者異

蒼頡一篇

許序云丞相李斯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俗儒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白古帝之所作顏之推書證篇倉頡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

蓋竄發由後人所羼入非本文也攷工記注倉頡篇有鮑𧩙又鄭司農云倉頡篇中有柯欘

凡將一篇

隋志梁有後亡劉淵林蜀都賦注凡將篇曰黃潤纖美

宜制禪說文引相如說草部营司馬相如說营或從弓蔆從遴菌從翻口部淮南宋蔡謌舞嗙喻鳥部鷃從鳥安聲又鯢從赤又鬯字相如從蛃

急就一篇

晁公武曰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

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書斷曰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草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

元尚一篇訓纂一篇

隋志三蒼三卷郭璞注合李斯揚雄後漢郎中賈訪滂書篇故曰三蒼按章懷後書注李善文選注多引三蒼許愼序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

別字十三篇

葢即奇字劉歆子棻從揚雄學作奇字

倉頡傳一篇

公羊定四年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疏云出倉頡篇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此倉頡傳

杜林倉頡訓纂一篇

說文引揚雄說冎部臇鳥腊也又全從朱外部揚雄說外從足舊又疊字揚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又說拜從兩手下

杜林倉頡故一篇

隋志梁有杜林注倉頡二卷亡說文引杜林說蕫字杜林曰藕根茤字杜林說芰從多聲字杜林說蛢蕣鸞兒昇字杜林以為麒麟字又粤字杜林說以為貶損之貶又芰字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婁又辮字杜林以為竹筥揚雄以為蒲器又鼂字揚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為朝旦非是又幹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軺車輪

齊氏要術十卷倉頡解故曰芸蒿葉似邪蒿可食春秋有白蒻可食之

太史試學僮

說文序尉律漢九篇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按此葢通呼史書爲籀書非大篆之籀文也官府所行隸書通以爲史籀

書令史

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

隸書

衞恆隸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攷證云趙明誠曰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

所謂秦篆者也

御覽八十六　古文奇字序曰秦改古文以爲大篆當云小篆及

隸字國人多誹謗怨恨

是時始造隸書矣

封演見聞記酈善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

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之孫胡公之棺惟

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於秦氏也按此隸

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覩其省易有

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隸書之中又有分別

初學記引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

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矯詐

各令記字於庭中

說文序孝平皇帝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

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隋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說文亦引其說啞字徐巡以為凶也賈侍中說啞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按許氏復取譚長尹彤官溥爰禮等說莫可攷

六體者古文奇字

王鳴盛商榷曰許氏說文自序謂秦李斯省改史籀大

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蒼頡古文絕矣自爾

秦書有八體即前八體六技韋昭所注同漢興尉律學僮以八體試之亡新改定六書見上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漢試學童者八體非六體許氏是也蕭何本秦時吏自宜沿襲秦故僞孔安國尚書序云科斗文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即倉頡古文也太史公自序云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晉衞恒書勢謂古文絕於秦漢興而人不識古文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杜林得漆書古文語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文遭秦而絕蕭何安能以此試學童著之律令乎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終

浙江書局刊

王家賢校

丁立誠校

董紹舒校